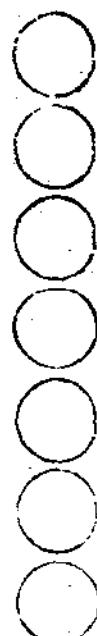


明月清風我齋主人闡揚風雅鼓吹文化擬騎

求教

好雨莫嫌鳩喚早



投聯人姓名

蓋章

本齋徵聯集

**一
期
限**
由本月八日起至十五日止截收逾限不

二投聯 每聯將本刊紙剪下注明姓名住址蓋章送至宣外北極菴二號平化合作社代收以便取報時核對每一聯收回卷資六分兩聯一角以回

後漢書

三榮齋 佳聯錄取第一名獎扇金四元二名三元

三十名二元四角一名五角至十名五角十一名至二十名二角二十一名至三十名一角（佳卷各時再增獎額）

四揭榜各歸於八月十五日（即星期四）截止
齊封送名人詳閱八月十八日（即星期日揭榜

登載本刊

明月清風齋謹啓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民事訴訟法

琉璃廠
東門內
代售報夫
購買腳力在內
錦章書局

印刷刻鉛鑄云仙

約期莫悞声昭著

顧客曾臨信吾言

明清
兩朝
宮闈
故宮外史
(版出)

青蓮閣藝術文玩處
鮮天產玉石五彩
明精工雕刻體立常
非雕山花瓶中堂印
人物石屏凍銀盾中
嵌人石屏凍銀盾中
美麗非常立體雕刻
鮮天產玉石五彩雕
禮用品各色俱全房
賜僅爲大贈任如歡
顧品無任王送親友迎
中間路北

愈立脚汗
角三愈即擦一脚汗氣脚

面淨容美
三即一斑痘粉面男
角除擦點痘刺上女

房藥大華興
二加埠外沿河西外門前

寫眞切並敘列多少巾幘
英雄兒女韻事僅爲現代
之好小說也分訂十三冊
錦裝一盒定價四元特價
一元二角外埠郵寄郵費
在內
代售
處
北平琉璃廠東門
錦章書局

近更不惜重資，創鑄新式五號鉛字，總名「新濟文藝」，深博作著家所愛。為迎經濟號，特貢獻社會，以答各界之雅意。

女醫士學朱松子

(院址) 西馆北大街

第十二章 白雲道上淑女騁馳

約摸過了一個星期。宗帽胡同街上。就有許多小孩。唱着「新年來到。糖果祭竈。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頭子要戴新氈帽。老婆兒要吃大花糕。」歌兒。滕家雖新由湖南搬來。然也不能免俗。過年的東西。是由俊侯置辦。但一家六七人穿的衣服鞋襪。則必須要仗着女眷們。滕爽此時也要帮着黃氏夫人操作針黹。宛蓉有時過來。見她如此忙碌。想要帮着她做。那滕爽是好強心盛。一概拒絕。宛蓉見如此。也不便作擾。到了新正月十五那一天。樹穀特地跑到滕爽臥室。笑說道：「妹妹。今天我們到白雲觀去會會神仙好不好？」滕爽問道：「白雲觀在那兒。真有神仙麼？」樹穀被她這一問。一時到回答不出來。因為會神仙這一句話。大半是無稽之談。根本上誰也沒有親眼見過。這個問題。叫樹穀如何答得出來。樹穀呆了一呆。說道：「有神仙沒有神仙。我們不去管他。」

不果我們在這大正月裏。也得出去逛逛哪。」滕爽遂即答道。「如此。讓我修飾修飾。同着弟弟一塊去。好不好。」樹穀道。「同着樹本一塊去更好了。我去找樹本去。」說着便走出臥室。滕爽見哥哥已走。就在臥室梳洗起來。修飾好了。向衣櫥內取出一件新做的淡素色絲棉旗袍穿在身上。又把自己新織的一件紫薑色絨毛衣。套在旗袍上面。再換上了一雙軟底的新鞋。穿在腳上。走到穿衣鏡面前照了一照。自己覺得很像運動家模樣。這纔走了出來。到得上房。只見父親和母親對坐在那裏說話。滕爽對着俊侯笑嘻嘻說道。「爸爸。今天哥哥約我上白雲觀。但是我沒有錢。請你給我五塊錢好麼。」俊侯聽了。爽的話。便說道。「小小一個姑娘家。出門去。就要化五塊錢。豈不是浪費。況且白雲觀的地方。是講迷信的處所。儘多儘少也化得完哪。對於你們青年。更是沒有益處。」說到這兒。看了看大鐘。便向黃氏夫人說道。「你給他拿一元錢。

」黃氏夫人知道俊侯的意思。便從大氅袋內拿出一塊錢來交與膝爽。膝爽接了過來就便放在旗袍口袋內。將欲抽身要走。恰好樹穀同着樹本進來。樹穀一見膝爽開口就說道。「我們走吧。」膝爽點了點頭。便向黃氏夫人說道。「媽媽。我們走啦。」黃氏夫人即說道。「你們可要顧着樹本。早點回來。纔是。」樹穀接着說道。「母親。放心吧。」說畢。兄妹三人就一同走出大門。往胡同而去。剛到宗帽胡同口外。早有許多洋車停在口外等候雇主。樹穀叫了一聲洋車。唿啦一聲。一窩蜂似的洋車夫。早把他們兄妹三人圍了起來。說道。「少爺。小姐。要車不要。拉那兒？」膝爽樹本二人被一羣洋車夫。語聲一嘈雜。到弄得很不自然。一時說不出話來。樹穀站在車羣中。忙對車夫說道。「宣武門外。」一羣洋車夫忙答道。「您給我二十枚。您給我二十枚。」兄妹三人聽出了車夫要的價錢不貴。也不還價。就揀了三輛乾淨一點的洋車。坐在

車上。洋車夫看他們坐穩了。就端起車把。撒開了腿。飛也似的跑了起來。不一時已到了宣武門。在門臉兒下了車。樹穀掏出錢來付了車錢。但見路上一排一排的人。穿的新年衣服。正是紅男綠女。五光十色。三人剛走出城門。就聽見許多驢夫喊着。「先生。要雇驢上白雲觀。價錢便宜。」又見衆人們跟趕驢的講價錢。只要三十枚銅元。就可騎到白雲觀。滕爽心內一動。亦想騎驢。又恐她的哥哥樹穀不會她騎。正在躊躇。忽聽她弟弟樹本說道。「姐姐。我們也騎驢吧。」滕爽一聽。即說道。「我們騎驢。哥哥可怎麼辦呢？」樹穀連忙說道。「你願意騎驢。你就騎。我是沒有關係。不過樹本是萬騎不得。因爲他年青。恐怕要出危險的。我同他坐一輛車就是了。若是你先到。可以在白雲觀外面。愛新覺羅氏的墳墓牆外等我。我爲來找你的。千萬不要胡走。騎在驢上。也要自己小心。不要胡蹦亂跳纔好。」滕爽答應了。樹穀就與她雇好一匹驢。說明價錢。付了

驢夫的錢。然後膝爽一竄身就騎在驢上。那驢夫便把手中鞭子提了過來。說道「小姐坐穩了。」膝爽說道「放心。」嘚！嘚！二聲。便用鞭子一揍驢子的屁股。一直向河沿跑去了。樹穀見膝爽騎得甚穩。便同樹本雇了一輛人力車。向白雲觀而來。驢夫起初以爲小姑娘騎驢。決不能快。今見她騎得如此敏捷。不覺呆了一呆。一見驢子跑遠。便也撒開大腿去追。豈知越追越遠。終是追不上。去。驢夫急了。即大聲喊道「小姐別這麼跑啦。歇一歇吧。」但是膝爽那裏肯聽。仍是照樣用鞭子揍着驢子。驢子負着痛。跑得更快。膝爽騎在背上。還似騰雲駕霧一般。直往前進。一轉眼間。已跑到了一座破廟旁。那驢子吼了幾聲。動也不動站在那裏了。膝爽此時。反倒爲難起來了。因爲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想要問人吧。又怕寒蠢。若不問人。又怕跑錯了路。她正在兩難的當兒。那驢夫却跑得滿臉塵土。氣喘呼呼的坐在一塊石頭上。息了一會。纔發出聲音來。

說道。「小姐。您真能。一氣跑了有三里多地。累得我真好苦啊！」滕爽見他這種樣兒。到也有點不忍。便笑嘻嘻說道。「回頭。再給你幾個子兒就是了。現在我也不快跑了。你慢慢趕吧。」驢夫聽完了話。便點了點頭。叫了幾聲。『嘚！』那驢子擺一擺尾。就慢慢的走動起來了。離開廟門。滕爽轉過頭來看了看。方知是一座關帝廟。再往前一看。却見一座城門已在目前。城門樓却已破落不堪。兩旁做買賣的鋪子。却關着門。只聽得咚！咚！咚！的鼓聲鑼聲傳了出來。馬路上汽車馬車洋車熙熙攘攘的。直至城外而去。正如潮湧一般。滕爽騎在驢背上。抬頭往城沿上一瞧。見上面寫着是「西便門」三個大字。滕爽心想大概白雲觀快到了。正在想着。驢子已出了城門。走不到一里之路。忽聽後面有人叫聲。滕爽回過頭來一找。只見後面人羣中。自己哥哥和弟弟坐在洋車上。直招手。滕爽此時便離了驢鞍。一翻身。跳了下來。跑到樹穀車前。樹穀和樹上直招手。滕爽此時便離了驢鞍。一翻身。跳了下來。跑到樹穀車前。樹穀和樹

本也已下了洋車。從衣袋內掏出了三十枚銅元給了車夫。膝爽又給了驢夫一張二十枚銅元票。樹本說道：「僱驢的錢不是哥哥已經給過了。姊姊為什麼還要給他呢？」膝爽當即回答道：「這是我另外給他的。」驢夫見是給了他二十枚銅元票。起初以爲還要找錢。今聽得全給了他。自然是十分歡喜。便把身一鞠。謝了謝。牽着驢子走開去了。樹穀和膝爽便領着樹本一同步行到白雲觀而去。

哀情小說

驟爽

一百